

20世纪藏族风云人物传记

十三世达赖喇嘛 的近侍 土登贡培



本擦·达瓦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世纪藏族风云人物传记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 坚塞·土登贡培

本擦·达瓦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坚塞·土登贡培 / 本擦·达瓦著.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 3
(20世纪藏族风云人物传记)
ISBN 978-7-223-02299-6

I. 十... II. 本... III. 坚塞·土登贡培 - 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4583 号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坚塞·土登贡培

编 著 本擦·达瓦

策 划 格藏才让 晋美旺扎

责任编辑 格藏才让

封面设计 格 次

电脑排版 周正权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20号)

印 刷 四川大自然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

字 数 75 千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3,000

书 号 ISBN 978-7-223-02299-6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追源“坚塞”之名	(1)
第二章	“坚塞”出现的历史背景	(11)
第三章	特 殊 政 客	(23)
第四章	土登贡培的崛起	(41)
第五章	红 极 一 世	(65)
第六章	星 星 陨 落	(79)
第七章	远走噶伦堡	(89)
第八章	逆境中的奋斗	(105)
第九章	回 到 南 京	(119)
第十章	余生献给西藏解放事业	(129)
附 录:	土登贡培的亲属	(145)
	参考资料	(149)
	后 记	(153)
	作者简介	(155)



在西藏近代史上，准确地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其身边的人员及官员中出现了拥有“坚塞”称号的人物，如：坚塞·土登贡培、坚塞·朗岗、坚塞·龙厦、坚塞·米若家帕等。同时，九世班禅属下的人员中也出现带有“坚塞”称号的人，如《九世班禅秘密逃往内地始末》一文载：“与九世班禅一同前往内地的属下僧俗官员和随从有，……副秘书长当庆次多、坚塞·噶庆群培、坚塞·普布次仁……等”（《西藏文史资料选集》，藏文第四辑）。考察带有“坚塞”称号的人员身世，他们中既有职位很高的官员，如：曾

第一章 追源“坚塞”之名

在西藏近代史上，准确地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其身边的人员及官员中出现了拥有“坚塞”称号的人物，如：坚塞·土登贡培、坚塞·朗岗、坚塞·龙厦、坚塞·米若家帕等。同时，九世班禅属下的人员中也出现带有“坚塞”称号的人，如《九世班禅秘密逃往内地始末》一文载：“与九世班禅一同前往内地的属下僧俗官员和随从有，……副秘书长当庆次多、坚塞·噶庆群培、坚塞·普布次仁……等”（《西藏文史资料选集》，藏文第四辑）。考察带有“坚塞”称号的人员身世，他们中既有职位很高的官员，如：曾

经担任过藏军总司令、噶伦、札萨克的坚塞朗岗（擦绒·达桑占东），担任过孜本的龙厦·多吉次嘉，亚东总管坚塞·米若家帕等；也有虽然没有正式的官职，但掌握着诸多特权，权势非同小可的贴身近侍，如：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的心腹坚塞·土登贡培、坚塞·扎西顿珠等等。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坚塞”一词既不是家族的名称，也不是姓氏和官职名称。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坚塞”称号并非由达赖喇嘛、班禅或西藏地方政府按照一定的惯例或程序封赐的。

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之前的西藏历史上，姓名前未出现附带“坚塞”一词的人物，所以，很难考证其渊源。但是，大家知道附带有与“坚塞”词义相近的“坚俄”者在西藏历史上却出现不少。如：1240年，蒙古将领多达那波奉蒙古汗王阔端命令，率军进入乌思藏时，主动地与多达那波取得联系，并受到多达那波无比尊敬，且在向阔端所做的报告：“在边地西藏，僧伽组织以噶当派的最大，顾惜脸面以达隆噶举派的领袖最甚，排场华丽以止贡噶举派的坚俄为最讲究，教法以萨迦班智达最精通”中特别提到的直贡坚俄·扎巴迥乃；出生于1356年，为宗喀巴等学徒讲过经，并由宗喀巴写过《坚俄·扎巴江久传》的第三任帕竹摄

政坚俄·扎巴江久等等。

公元 846 —

1276 年间，正值西藏处于分裂割据时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宗教势力胜于世俗势力，宗教人物的权势也远远胜于世俗人物的权势。各个教派利用其在信教群众中的影响，划



坚俄·扎巴迥乃画像

定、扩张势力范围，俨然扮演一个各地方政府的角色。宗教人物、尤其是高僧大德们既充当宗教教义的传播者、管理寺庙的寺主、脱离世俗世界的“引路人”，又扮演着管理一方百姓的地方官员角色。即便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世俗的权利，但因为对教义的独到造诣和实践，成为名扬一方的、众人膜拜的对象之后，被诸多世俗事务所缠身。他们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经过长期考验的人代其处理有关事务。于是，

出现了带有“坚俄”称号的人。

这里先对“排场华丽以直贡噶举派的坚俄为最讲究”中所指的直贡坚俄·扎巴迥乃的称谓渊源做一个考察。

坚俄·扎巴迥乃的父亲是朗氏家族的后裔云青甲哇郊的儿子之一。扎巴迥乃拜帕竹噶举派创始人帕木竹巴·多吉杰布的亲传弟子直贡觉巴·久典贡布为师学佛，后来又遵照直贡觉巴·久典贡布的吩咐主持帕木竹巴兴建的丹萨替寺。从此以后，朗氏家族负责掌管、守护和发展帕木竹巴兴建的丹萨替寺，于是将其教派传承和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称为帕竹朗氏家族。至于扎巴迥乃如何得“坚俄”这一称号，在《藏族通史·松石宝串》和《东噶大词典》、《红史》等书中有一致的解释：长子坚俄·扎巴迥乃生于公元1175年即藏历第三绕迥的木羊年。他依上师直贡觉巴·久典贡布学法17年，这期间他与上师形影不离，随侍左右，所以被称为“坚俄”，后来坚俄成为朗氏家族中担任丹萨替寺的法座的人和直贡派的宗教首领的一种称号。坚俄·扎巴迥乃34岁时，受到直贡觉巴·久典贡布反过来以扎巴迥乃为师，让他主持丹萨替寺），

被委派掌管帕木竹巴的法座。直到他72岁逝世时，扎巴迥乃还兼任直贡寺的法座。很显然，“坚俄”一词作为一种称号是在这时候确定下来的。然而，拥有“坚俄”称号者，坚俄·扎巴迥乃并不是第一人。比这更早的时候，曾出现过带有“坚俄”称号的人，他是噶当派的创始人仲敦巴的三大弟子之一坚俄·楚逞巴。他生于1083年，年少时就在堆隆拜门·西绕桑巴为师并出家，二十岁前往热振寺拜仲敦巴为师，并长期随侍左右。仲敦巴为其特别传授了许多阿底侠的密宗教法，因而得名“坚俄瓦”。他不但对佛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译师。据《藏汉大词典》载：“坚俄瓦（1038—1103），本名楚逞巴，曾师事仲敦巴，得秘密指授，又曾师事南交青波衮巴瓦等，得二谛指授，对性空有所悟解，通梵文，能翻译，颇有影响，开噶当派教授一派。所着禅裙常用皮革补缀，因而众称其皮裙大师。”依此分析，最早带有“坚俄”称号的人可能就是坚俄·楚逞巴。但楚逞巴去世之后，其“坚俄”称号也随之消失，不像直贡坚俄一样传承下来。

从坚俄·扎巴迥乃开始，“坚俄”这一称号正式成为帕莫竹巴（帕竹寺）堪布（法座）名称。但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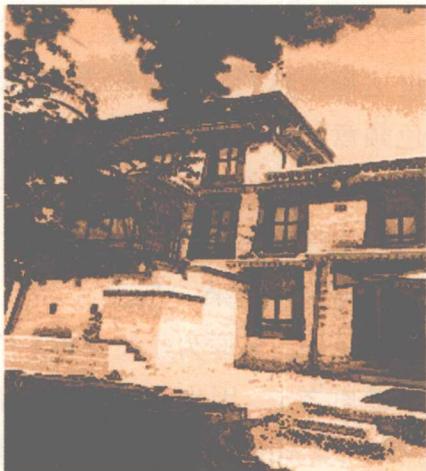
称呼当时在藏区还未广为流传,还未公认为帕竹特有的称号。在相同时间里,又出现了一名带有“坚俄”称号的高僧。据《雪域历史人物简介》载:“坚俄·仁青典于1202年在定日出生,到五、六岁时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后来当拉东巴喇嘛年满五岁时有幸在定日与此相见,并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敬仰之情,后来在帕究顿巴跟前学习读写基础。当拉东巴年满十一岁时再次于其相会,并一直跟随在拉东巴身边,直到逝世为止。由于其一直跟随拉东巴长达35年,并且一天也未曾离开过,因而得名坚俄瓦。”无论坚俄·扎巴迥乃,坚俄·楚逞巴,坚俄·仁青典,“坚俄”称呼的来源基本一致,即:长期跟随著名喇嘛(上师),中间未曾间断,并得到上师的特别赏识,一方面拜其为师,另一方面当该喇嘛的近侍,照料上师的衣食住行,当其仆役随从。

著名喇嘛的尊下固然会有很多跟随者,但真正拥有“坚俄”称呼者并不多见。可见“坚俄”这一称呼不能光理解为旧时领主或上师的仆役,而更多的包含了一种荣誉和身份的象征,是公认为受到上师特别宠幸的人才拥有这样的称呼。在很多情况下,他可以代表上师发号施令,甚至可以继承其法座职位,如:直

贡觉巴·久典贡布去世后，坚俄扎巴迥乃继承了其直贡喇嘛（法座）的职位。

那么，“坚塞”与“坚俄”之间到底有无一定的联系呢？通过比较，可以推定“坚塞”的称号就是从“坚俄”一词演变而来的。

“坚塞”这一称号普遍认为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出现的新的称号。“坚塞”在当时特指深受十三世达赖喇嘛宠爱的人，后来九世班禅的跟随人员中也出现了称之为“坚塞”的人。在这些众多“坚塞”中最响亮的人物毫无疑问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的心腹——坚塞·土登贡培。土登贡培是一名出生于普通农奴家庭的儿子，12岁时，被西藏地方政府招入罗布林卡，作写字或看护花园人员。后来经过自己的努



罗布林卡的坚塞颇章

力，加上聪明伶俐，在众人中脱颖而出，引起了达赖喇嘛的注意并得到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步成为达赖喇嘛的贴身近侍，达赖喇嘛赋予他的权力日益增多，“贡培啦”的名声和权势也越来越大，到1930年，他已经成了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最有权势的人物。他自成为近侍以来，人们很少称他为土登贡培，而称之为坚塞·贡培啦。甚至，土登贡培负责兴建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夏宫也称为“坚塞颇章”（有的写成“金色颇章”）。

在土登贡培之前还出现了一位名声显赫、深受十三世达赖喇嘛宠爱、被称之为“坚塞朗岗”的人，他就是擦绒·达桑占东。

达桑占东原为彭波普布觉拉章的卡果溪卡的一家差巴户之子，因生活困难，几经逃奔，后来被布达拉宫的一名司库收为徒弟。由于他聪慧、健壮并颇有胆识，尤其在1909年四川“新军”进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逃离西藏时，他一路上忠勇护驾，从此，得到了达赖喇嘛的前所未有的赏识，“坚塞朗岗啦”这一称呼也随之广为流传，达赖喇嘛先后任命他为藏军总司令、噶伦、札萨克等职，对他加以重用。但后来，由于达桑占东走亲英之路，达赖喇嘛才弃之不用。很多

人认为“坚塞”这一称号就是从达桑占东开始的，只是后来坚塞贡培的名气更大。

“坚塞”一词有如下解释：“坚塞：眼前花，亮眼人儿。旧时，王公贵族特别宠信的幸臣或贴身近侍”（《藏汉大词典》），或“在官员的眼中显得非常特别的人”（《藏文辞典》）。坚塞朗岗就是受到“王公贵族”（达赖喇嘛）特别宠幸的幸臣，他从一个为生活四处奔波的平民孩子，后来成为当时噶夏政府的首席噶伦兼藏军总司令。而坚塞·土登贡培，就是受到“王公贵族”（达赖喇嘛）特别宠幸的贴身近侍，他也是从一位贫苦的农奴儿子，后来成为虽然没有正式的官职，但深受达赖喇嘛信任且被赐予很大的实际权力的人，所以，成为了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最有权势的人。

综合“坚俄”与“坚塞”的上述来历，我们发现它们之间有着相同的词义和其他方面的共同特点，即，拥有“坚俄”、“坚塞”称号的人，一、都是某一著名高僧贵族较为熟知的人物；二、都是受到这一著名人物的特别宠幸的人；三、众人普遍公认他是这一著名人物“眼中的人”。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就是“坚俄”和“坚塞”均不是僧职或俗官职务，也不是通过一定的程序颁赐的封号，而是别人对得宠

随从的称呼而已。所不同的是“坚俄”一词更含蓄，突出“随从”的含义；而“坚塞”一词更直接、透明和夸张，突出“与众不同”的含义。很显然，“坚塞”的称号是在某一人物的身份有着与“坚俄”相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坚俄”的情况下出现的新名词。简单地说，就是从“坚俄”一词演变过来的。总之，“坚俄”与“坚塞”称号的来源(或得法)上讲是一致的，但在内涵上有了较大的变化。得“坚塞”称号者，并不是以求学的目的而长期跟随上师，当其仆役，并得到上师秘密指授者。当然，其身份也大多不是出家人。成为“坚塞”，不是光靠他的虔诚和任劳任怨，更多的要靠个人的才华、能力，要看你的特点和专长能否迎合达赖喇嘛用人的需要。坚塞，关键靠“扶植”，靠达赖喇嘛根据其施政等需要，重点培养，从幕后拉到台前，让他脱颖而出，让他借着“坚塞”的光环，大展才华，成为权利中枢人物。而成为“坚俄”，可以说是以坚定不移的虔诚之心，长期跟随上师左右，充当上师仆役，获得上师特别指授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主动争取”的。

在“坚塞”出现之前，清廷对西藏的“委任制”是名存实亡的。清廷虽然对西藏有大权而无实权，但“驻藏大臣”“办事大臣”“督办粮饷大臣”等都是虚职，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因此，清廷对西藏的管理，实际上是由各派活佛和达赖喇嘛掌握的。清廷对西藏的管理，也主要通过各派活佛和达赖喇嘛来实现的。

第二章 “坚塞”出现的历史背景

十三世达赖喇嘛扶植“坚塞”并委以重任加以利用是在1912年左右，时值十三世达赖喇嘛36岁，执政已有14年。此时，由于清廷的腐败衰退以及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国内正处在大动荡的时期。西藏内部同样是经历了两次英国的侵藏战争，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农奴制的双重压迫之下，统治阶级内部人心分散，派系林立，矛盾激化，相互间失去信任。可以说，正处于政教合一制度的弊端充分暴露、“喇嘛王国”濒临灭亡的时期。为了削弱异己势力，改变西藏极端落后的现状，建立自己巩固的统治，十三世达赖喇嘛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扶植并利用“坚

塞”的方法，推行其“富国强兵”的施政措施。这一前所未有的施政思想产生于以下大的历史背景之中。

19世纪末，英国以“传教”、“探险”、“游历”为借口进行侵略、渗透西藏的阴谋一次次破产后，为尽快打开西藏的门户，英国先后侵占了锡金、不丹等地。英帝的侵略活动，自然引起了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戒备并采取了自卫措施。于是，噶厦政府在中哲边境隆吐设卡，阻止英人强行入藏“游历”。英国人看见藏人在隆吐设卡，认为找到了武装侵略西藏的借口，一方面立即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使其侵略活动合法化。另一方面，调动兵力做进一步的入侵准备。1888年，英国以藏军越界设卡为由，开始入侵西藏。在隆吐山战役中，西藏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抗敌，顽强奋斗，表现出了誓死保家卫国的热情。但是，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又受清政府妥协政策的影响，战争以藏军失败而告终。后来中英双方签定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中英会议藏印续约》。条约承认哲孟雄（锡金）为英国的保护国，这样，就把与西藏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方面相同，历史上关系十分密切的藩属国哲孟雄拱手让给了英国。同时，英人非法划界，将隆吐山以及岗巴宗南面广阔草场夺去；《续约》又使英人获得

了更大的特权，如，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商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等一系列特权，开始了对西藏的经济侵略，为进一步入侵西藏创造了方便条件。

1902年，英国新任印度总督寇松两次写信给达赖喇嘛，但达赖喇嘛以“不同中国驻藏大臣和大众会议磋商，不得同外国政府进行任何通信”为由拒绝收信，引起英印政府的极大不满。于是，他们宣称西藏地方政府与沙俄之间关系甚密，让沙俄通过西藏南侵印度提供便利，给英属印度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以及藏军越界、违反条约等为借口，在边境进行挑衅。紧接着荣赫鹏以谈判为名，从甲冈闯入边境，侮辱拉萨派



英军进入拉萨（1904年）